

建设生态文明 构筑绿色家园

我和弟弟去拜年

■ 杨海燕

对于童年过春节的印象很多,也很美好,其中,我和弟弟手挽着手一起去给人家拜年的场景,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,每次忆起,儿时温馨的姐弟情仿佛一缕阳光照在心田,暖暖的,甜甜的。

这个弟弟不是我的亲弟弟,是我二叔家的,从小和我特别亲,父母和二叔二婶感到很奇怪,别的男孩子都比较调皮,整天和小伙伴打打闹闹的,不是上树逮鸟,就是下河摸鱼,除了吃饭、睡觉外,几乎一刻也不安生。但弟弟却很安静,他不愿意跟我的哥哥

后面瞎玩瞎闹,而是跟昆虫似的,粘着我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,有时我实在没有故事讲了,只好临时发挥,瞎编一通,他也听得津津有味。

幼时的我怕黑,怕蜘蛛,怕虫子,怕一切看上去很危险、可能攻击我的大小动物,因此常常被家人打趣“胆小如鼠”。但是只要住在隔壁的弟弟一来找我,我就成了能干的、会庇护他的大姐姐了,给他做各种各样的玩具,辅导他做作业,保护他不受别的小伙伴欺负。

那时候,因为平时基本没有什么零食,每个孩子都盼着过年,更盼着拜年,给自己的嘴解解馋,让干瘪的口袋鼓起来。

在我们殷切的盼望中,大年初一终于来到了。弟弟早早吃过早饭,挎上清空的书包,来到我家等着我领他去拜年。本庄上大多是本家亲戚,还不等我们开口拜年,长辈们就笑嘻嘻地捧上瓜子、花生、糕饼等零食,一把把往我们的书包、口袋里装,等跑遍了

全庄,我们的书包和口袋也全部装满了。

这时,便是“食多无滋味”的时候,我们对常见的花生、瓜子、糕饼已经提不起兴趣了,总盼望着长辈们能像变戏法似的变出新花样来,比如一口咬下去能流出浓浓红糖汁的糖角,又香又软的奶糖,又甜又脆的苹果等。

当然,这些新花样数量少,往往刚到我们的口袋,转眼就进了我们的肚皮。可是,意犹未尽,为了安慰肚里的“馋虫”,我们把目光瞄向了附近的两个庄子,由于这些庄上人家都是外姓人,不像本家亲戚那样熟悉和亲切,弟弟有些胆怯,他紧紧地拽着我的手,到了人家,连拜年的话也不敢说出口了。有时,这些人家的老人认不出我们是谁家的孩子,当我们自报家门后,总有意外的惊喜——我们期待的新花样。大概是因为那时我父亲开修理农机门市,对熟人多有照顾,二叔二婶是教师,是他们眼中的文化人的缘故吧。

一个又一个的春节过去了,我和弟弟也都渐渐长大了,我们到不同的城市读书、工作,忙忙碌碌地过着日子,相互之间的联系少了,但浓厚的姐弟情始终没有变淡。在弟弟刚走上工作岗位时,二叔二婶希望他能调到我工作的城市上班,好让我们姐弟能互相有个照顾,就像小时候那样。但因为种种原因,最终没有成功。后来,弟弟出差偶尔路过我生活的城市,姐弟会一起相聚,当我们回忆起小时候的种种快乐时,都不禁会心一笑。



在我小的时候,腊八节一过就开始忙碌了。除晾晒咸肉咸鱼、拆洗被褥、擦窗扫尘、请人写对联外,便是准备制作过年的食物——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。

腊月二十三,是“送灶”的日子。“送灶”后,每家便忙于蒸包子弄饼。蒸包子,从发面、洗菜、斩肉糊到做包子一气呵成。在这期间,忙而不乱,热气腾腾。包子的种类,有菜馅包子、肉馅包子。菜馅包子中,大多数人家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猪油渣子斩碎放进去,一是增加油性,二是增加香味。家境好的人家,还会包些豆沙的、芝麻的。包子蒸好后,每天早晚都可以当主食带着吃。



盼望着,盼望着,年的脚步近了,更近了。

记忆中,一进入腊月,大人们就开始张罗年货了。农家的孩子,没有像样的玩具,没有可口的零食,年就成了我们所有的向往。

腊月里最忙的是母亲。她早早起来,天色还没全亮,鸡还没出窝,就挑了两只肥点的母鸡抽空赶到集上,把鸡卖掉扯上几块布,然后领我们到邻村的裁缝家,让她给全家做新衣。裁缝拿起尺子,把我们从头到脚都量了个遍,订



随着新年的临近,家家开始炸坨子,家宴的餐桌上少不了它。

首先,奶奶将选好的五六斤五花肉切成大块,再把肉块剖成肉条,肉条改成肉丁,最后将肉丁和几段去皮的山药一起放上砧板,斩剁成泥。接着,她把斩好的肉泥倒入盆里,配以打好的鸡蛋及姜葱、细盐、味精,加上用水调

好的生粉同时投入。只见雪白的粉水加入肉酱中,奶奶用一双长筷在里面不停旋转搅拌,直到不见水粉为止。

待锅里的油烧至七八成热,奶奶用汤勺舀成一个个适中的圆形肉坨,放到油锅中炸,肉丸表面呈金黄色捞起即成。它油而不腻,嫩而不散,喷香可口。在村中,奶奶做

的肉坨子称得上最好。

煮咸豆和花生仁。将黄豆花生米洗净,加入五香茶干和生姜、大葱、麻油、酱油等,用细火慢煮,直到黄豆花生软熟后盛入盆中待用。它多种香味融合一体,食之唇香、回味持久。春节期间待客盛上一盘,方便快捷。

爆米花、炒瓜子。春节期间,爆米花及瓜子花生也是必备之物。除夕前,我们将准备好的玉米和瓜子花生,分别放到炒锅里头,再加些细沙。升火后,炒着炒着便炸开了,表示已熟了。出锅后筛去沙灰就行了。其色香味俱全,又蕴藏着喜庆团聚的寓意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给长辈拜年人家也会给些瓜子与爆米花。

大年初一早上吃汤圆或吃饺子,是真正而实在的年味。我们起床后,母亲已把一大锅新鲜的美味煮好了。父亲会带领我们放鞭炮,烤元宝火,向祖宗牌位上香磕头,给爷爷奶奶拜年,最后吃汤圆或年饺子,这是新春开始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光。



又一趟地赶到集市上去卖,然后换些年货——鱼呀、肉呀、虾呀。农村人只有把自己种的农作物拿去卖掉,才能有点钱去置办年货。母亲把父亲买回来的鱼和肉用盐腌制,过上几天等肉腌透,用细绳穿起挂在屋檐下、窗户外,一串串腊鱼腊肉在阳光下泛着层层油光。

腊月底时,一串串腊鱼腊肉被请上了屋内横梁。父辈们燃起了灶膛的柴火,母亲们忙着把鸡鱼肉蛋放进锅里,蒸煮炸炖,一桌丰盛的除夕大餐就端上了桌。腊月最后一场寒风袭来,雪仿佛也来一场最后的冲刺,一夜之间悄然给村庄披上了节日的盛装。

年终于盼来了。



进了腊月门,转眼间就要到年了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关于年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元化了。

小时候家里虽然穷,但是年味十足。从夏天起,大人就开始准备年货了,如马菜干、豆角干等。到了腊月十五后生产队就不用干活了,于是大家就开始忙年,扫尘、洗被褥、购买年货,最热闹的是生产队捕鱼、杀猪。

那时候汪塘养了好多鱼,有几个会撒网的人站在用门板撬起来的筏子上,在岸边一阵阵欢呼声中挥洒自如地把一条条大鱼打捞上来,然后按人口分,我们家人口多,所以能分到两三条。生产队还会杀两口猪,我们家也能分到好几斤肉,高高挂在堂屋的钩子上面,天天望着特享受。

吃过祭灶饼大家就开始蒸馒头了,再困难也要把过年的小麦面留下,包上几十个馒头,有猪肉馅的,有豆角馅的,小麦面实在不够就用捆(元)麦面或者玉米面,里面包点酸菜、萝卜之类的,反正要蒸上一两巴斗馒头以显示出富有,然后细水长流地吃。此外还要做豆腐,家家大人们乐此不疲,我们则陶醉在一件新衣服、一朵头花、一个发卡、几张年画还有几毛崭新的压岁钱上面。

到了除夕夜听着新年的鞭炮声,吃着床头妈妈给的一小包糕点、花生,想着新年刚做的新衣服,还有爸爸给的压岁钱,心里美极了。儿时总是幻想着,要是天天过年该多好啊!

长大以后,虽然日子还是那样平淡,但随着时光的流逝、学业的荒废以及对未来的迷惘,过年倒平添了几多惆怅。

成家以后,有了孩子,过年又有了动力。随着孩子的成长,自己工作、环境的变迁,过年的滋味又演变成成为单位发放的年终奖和福利的多少、孩子们成绩单上阿拉伯数字的排行榜,当然还有拥挤不堪的宿舍、迎来送往的窘迫。过年成为今年盼望来年好,来年咋样不知道的困惑。



抚今追昔,感慨良多,同样的过年,不同的时代背景,不同阅历的人都有不同的概念。

年年岁岁曾相似,不知不觉又一年。年,总是伴随着人们匆匆的脚步,如约而至……



社交有距春常在 核酸无恙岁月安

保持社交距离 增强防病意识

中央文明办宣



再后来,孩子们相继进入高校去外地读书,过年的滋味便成了盼望孩子们的归期。关注春运期间涨价的车票以及开学后的各种费用,过年繁杂的吃喝开支外,还要兼顾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。然而,捉襟见肘的收入、方方面面的开支,过年成为“年关”,包含了许多无奈。

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,过年便是鸡鸭鱼肉、瓜果蔬菜的采购,烹饪烹炸的忙碌,儿孙绕膝的愉悦,在尽享天伦之乐的同时又平添了几多劳累。

再后来,过年的感觉是春运高峰紧张的车票,是车站排山倒海、归心似箭的人潮,是超市的疯狂购物,是饭店的订餐热线,是喜庆的大红灯笼,是夜空璀璨的烟火,是铺天盖地的微信祝福,是乐此不疲的抢红包……

今年的疫情给归心似箭的人们打了一副“镇静剂”,政府鼓励大家就地过年,不给疫情留通道。当然,高科技、信息化还会将万家灯火、亲情友情、团聚欢乐用不一样的方式实现。

抚今追昔,感慨良多,同样的过年,不同的时代背景,不同阅历的人都有不同的概念。

年年岁岁曾相似,不知不觉又一年。年,总是伴随着人们匆匆的脚步,如约而至……



社交有距春常在 核酸无恙岁月安

保持社交距离 增强防病意识

中央文明办宣